

卷十八

書名 西湖拾遺四十五卷圖三卷 嘉慶十
 六年刊本
 撰者 清 陳樹基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3
 編號 D86305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西湖拾遺四十五卷圖三卷 嘉慶十六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西湖拾遺目次

卷一

西湖全圖

卷二

西湖十景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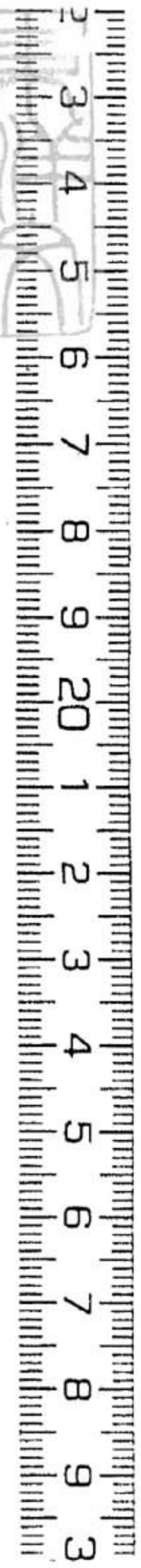
西湖人物圖

王崛起
 吳越勦
 雄藩



K 2866 (6)

双紅堂
小説
43 (6)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蘇

小々風流阮郁鮑仁孟觀察親。急々話油壁車

馮

小香馮婦ノ為ニ妬マレ像ヲ遺ミテ死スルノ話

雪

馮瓊々朱廷之ヲ恋ヒ其妻柳氏ノ嫉ミヲ忍ブルノ話

西湖拾遺卷十八

錢塘梅溪氏搜輯

蘇小小慧眼風流

愚水原杜閣閣

半身映竹輕聞語

一手隔簾微轉頭

此意別人應未覺

不勝情緒兩風流

這首詩是唐時韓致堯香奩集中復偶見之作摹寫情致字字入神美人態度悠然可見豈脂粉之妍羅綺之艷所能同日而語乎古來美人不奇美人有才則奇美人有才尙不奇美人有才兼有識則更奇而

且出於青樓則奇絕矣如南齊時錢塘蘇小小是已
小小本生於妓家父不知何人母死門戶冷落風月
中之滋味已不識爲何如郗喜得家住於西泠橋畔
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培早生得性慧心靈姿容如畫
遠望如生花白玉近對如帶笑芙蓉到了十二三歲
上髮漸漸齊烏雲半挽眉看是畫而翠黛雙分人見
了不覺驚驚喜喜以爲從來所未有到了十四五時
不獨色貌絕倫更有一種妙處又不曾從師受學誰
知天性聰明信口吐辭皆成佳句此時的西湖雖秀

美天生還未經人力點綴道路尙覺迂遠遊覽未免
多勞自西泠而東至孤山望斷橋止矣欲泛湖心必
須畫舫自西泠而西一帶松杉透透迤迤轉至南山
沿湖不啻一二十里步履殊勞蘇小小此時雖年紀
小卻識見不凡因自想道男子往來可以乘騎我一
個少年女子卻蹙金蓮於何處遂叫人去製造一輛
小小的香車來乘坐四圍有幔幕垂垂命名爲油壁
車這油壁車怎生形狀有臨江仙詞一首爲証

檀裊綠雲作壁幔垂白月爲門雕蘭繫桂以爲

輪舟行非槳力馬走沒蹄痕
望影花嬌柳媚
聞聲玉軟香溫不須窺見已消魂
朝朝松下路

夜夜水邊村

自有此車叫一人推着傍山沿湖去遊戲
自由自在
全不畏人有人看見盡以爲異紛紛議論道
此女若說是大人家的閨秀豈無僕從相隨
怎肯教他出頭露面
獨坐車中恁人飽看若說是小人家兒女畢竟
有些羞縮處那裏有此神仙這般的模樣
大家疑疑惑惑只管跟着車兒猜度
蘇小小見了這些光景也不回他長短
但信口朗吟道

燕引鶯招柳夾途

章臺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訪

家住西泠妾姓蘇

衆人聽了也還有不知其詳但一時轟傳開去已有
細心看破他的行徑便慕者慕想者想而不知涎垂
幾許矣但見他貌等鶯雛時還燕乳不敢便作蜂蝶
之猖狂然早有豪華公子科甲鄉紳或欲謀爲歌姬
或欲取爲侍妾情願出千金不惜紛紛來說蘇小小
盡皆辭去有一賈姨娘來勸他道姑娘不要錯了主

意一個妓家女子嫁到富貴人家去雖說做姬做妾也還強似在門戶中朝迎夕送勉強爲歡況以姑娘的才貌怕不貯之金屋蘇小小道姨娘之意愛惜甥女可謂至矣但甥女卻有一僻處最愛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籠止可坐井觀天不能遨遊於兩峰三竺況且富貴貧賤皆繫於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今旣生於娼妓之家則非金屋之命可知倘入侯門河東獅子雖不逞威三五小星也須生妬況豪華非耐久之物富貴無一定之情入身易出頭難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于鼻誰不憐香觸之目誰不愛色千金一笑花柳定自來爭十斛片時風月何曾肯讓況香奩標美有如釣餌甜甜彤管飛聲不啻溪桃片片朝雙雙暮對對野鴛鴦不殊睢鳥春紅紅秋紫紫假連理豈異桃天設誓憐新何礙有如皎日忘心棄舊不妨視作浮雲今日歡明日歎無非露水暫時有霎時空所謂烟花情之所鍾人盡吾夫笑私奔之多事意之所眷不妨容悅喜坐懷之無傷雖倚門獻笑爲名教所非

譏而惜旅憐鰥亦聖王所不廢青樓紅粉既有此狹
邪之生涯綠鬢朱顏便不可無溫柔之奇貨由此想
來以甥女之才一筆一墨當開楚館之玉堂以甥女
之貌一笑一顰必構巫山之金屋納幣納財定盈於
室秣駒秣馬不絕于門弄艷冶之心遂風流之願若
能在妓館中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豈不勝似在
侯門內抱憨癡之衾擁迷瞞之被做一個隨行逐隊
之姬妾甥女之志向若此不識姨姪以爲何如賈姨
聽說不覺笑將起來道別人以青樓爲業地原來姑
娘到看得人情世故這等透徹反以青樓爲淨土既
是主意定了不消再說待老身那裏去尋一個有才
有貌的郎君來與姑娘破瓜就是了蘇小小聽了也
只付之一笑正是

十分顏色十分才 自喜風流處處皆

料得桃花生命裏 故教紅杏出牆來

一日蘇小小乘着那油壁香車沿着湖堤一帶觀玩
那些山光水影以遣閒情不期遇着一個少年郎君
騎着一疋青驄馬金鞍玉鐙從斷橋灣裏出來忽然

看見了蘇小小坐在香車中瓊姿玉貌就如仙子一般暗暗喫了一驚左思右想難道塵世間能生出這等風流標致的女子來因勒住馬或左或右的再三瞻視原來蘇小小看見那郎君少年俊雅也自動心便不避忌任他顧盼馬在車左蘇小小也便左顧馬在車右蘇小小也使右顧但彼此不便交言蘇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

妾乘油壁車

郎乘青驄馬

何處結同心

西冷松柏下



蘇小小吟罷竟叫人驅車而去那少年郎君聽了又驚又喜早已魄散魂消你道這少年是誰他姓阮名郁表字文生是阮道之子因奉父命到浙東公幹聞西湖之美故乘馬來遊不期恰遇着蘇小小的香車四目相視未免留情臨去又朗吟出結同心之句那慾火生煙那裏還按納得住但不知是何等人家再三訪問方有人對他說道此妓家蘇小小也年纔十五大有聲名在城的貴公子誰不想他慕他但他出處風流性情執拗一時恐未許人攀折阮郁聽了暗

想道既係妓家便不妨往而求見縱不能攀折對此名花留連半晌亦人生之樂事也到了次日將珠玉錦綉備了百金之禮叫人捧着自仍騎了青驄馬繞着西北湖堤望着松柏鬱葱處直至西泠橋畔下了馬步到門前見花遮柳護甚是清幽又恐唐突美人不敢輕易扣門只在門前低徊恰好賈姨從裏面開門走出來看見了因問道官人何事到此莫非不識桃源要問津麼阮郁見賈姨問他便忙上前深深一揖笑說道若不識桃源爲何到此賈姨答禮道既識

桃源卻是尋誰阮郁道昨偶在湖堤饒天之幸遇見一美人蒙垂青不棄臨行贈詩一首指出西泠之路故癡魂戀戀特備一芹妄想拜求一見賈姨道官人既要見舍甥女爲何不叩門而閒立於此阮郁道這等說是美人姨母了又作一揖道不是晚輩不叩門因初到於此無人先致殷勤備送突然剝啄只道少年狂妄豈不觸令甥女之怒故爾鵲立以候機緣今幸遇姨母萬望轉達定當圖報賈姨道轉達容易但舍甥女還是閨女豈惹尙爾舍葩未必肯容人採官



人莫要錯費了心情阮郁道但求一見爲榮多矣誰敢妄想巫山之夢姨母請但放心賈姨笑道好一個憐香惜玉的情種待我去通知說罷卽回身入去去不多時出來道舍甥女聞得騎青驄馬的官人來訪就叫老身請官人裏面坐但舍甥女睡尙未起不能倒曳金蓮望勿見罪阮郁道蒙許登堂則仙姿可見便花階影轉何敢嫌遲求姨母再報綉衾不妨海棠睡足自當竚候說罷方纔斜穿竹徑曲遶松廊轉入一層堂內那堂雖非雕畫卻緊對湖山十分幽爽賈姨送阮郁到堂安坐了他便去了阮郁坐在堂上明知窗外湖山秀美他卻竟如未曾看見的一心只想在美人身上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起身梳洗了又半晌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粧罷簪花了正想不了忽見兩個侍兒一個攜着茶壺一個捧着果盒擺在臨湖的一張長條桌上請阮郁喫茶侍兒道姑娘此時粧束將完我們去請來相會阮郁道難爲你二位了可對姑娘說慢慢不妨我自品茶相候只覺那茶一口口俱有美人的色香在內喫下去甚是心悅神



怡又坐了一個時辰方看見前邊的那個侍兒又捧出茶來道小姑娘出來了阮郁聽見出來忙起身側立以待早一陣香風蘇小小從繡簾中嫋嫋婷婷走出但見

碎剪名花爲貌細揉嫩柳成腰紅香白艷別生
嬌恰又鶯雛燕小 雲髻烏連雲鬢眉尖青到
眉稍漫言姿態美難描便是影兒亦好

阮郁見蘇小小今日粧束比昨日湖堤相遇的模樣更自不同早喜得神魂無主候蘇小小走下堂來忙叫人將禮物擺在堂上方躬身施禮道昨幸有緣無心中得遇姑娘仙駕又蒙垂青高吟同心之句歸時喜而不寐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聊備寸絲爲敬欲拜識仙姿以爲終身之奇遇還恐明河在望不易相親又何幸一入桃源卽蒙邀迎如故真阮郁之大幸也姑娘請上容阮郁拜見蘇小小見他謙謙有禮又幣帛交陳十分屬意因笑說道賤妾青樓弱女也何足重輕乃蒙郎君一見鍾情故賤妾有感於心而微吟見意又何幸郎君不棄果殷殷過訪過訪已自

叨榮奈何復金玉輝煌鄭重如此可謂視葑菲如瓊
瑤矣敢不趨迎但恨粧鏡少疎出遲爲罪郎君請上
容小小一拜二人交拜畢方東西就坐茶罷蘇小小
道男女悅慕從來不免何況我輩但悵春未及時花
還有待徒辱郎君之青目卻將奈何阮郁道姑娘怎
麼如此說天姿國色以一見爲榮今既幸蒙不拒又
辱款接如斯則快慰已出於望外玉尚璞含珠猶櫝
蘊誰敢不知進退更作非分之想耶姑娘但請放心
小子領一茶卽告退矣蘇小小聽了大喜道郎君若

如此相諒便晨夕相對無傷也何必去之太促阮郎
道姑娘不見督責小子敢大膽再留連半晌得飽餐
秀色而歸使魂夢少安便感情非淺蘇小小道妾留
郎君者蓋蒙郎君垂顧欲以一尊少伸地主之誼耳
若云餐秀賤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聞言未免增愧
阮郁道白玉不自知潔幽蘭不自知香惟弟之餓心
饞眼一望而明若再坐久只恐姑娘黛色容光皆被
我竊去矣蘇小小微笑道妾不自知而郎君知之可
謂妾真知己矣且請到松杉軒傍妾臥樓之前鏡閣

之上望望湖光山色聊盡欵曲何如阮郁道本不當
入室取擾既姑娘有此盛意我阮郁留一刻也享一
刻之福何敢復作套辭但些須薄物望笑而揮入無
令陳此貽羞蘇小小道乍蒙垂顧怎好便受厚禮若
苦辭又恐自外卻將奈何阮郁道寸絲半幣大辱章
臺若再宣言則愧死矣蘇小小道郎君既留陪珠趙
璧爲妾作聲價妾敢不拜嘉以明用愛遂命侍婢收
入卽邀阮郁到鏡閣上去坐阮郁到了閣上只見造
得十分幽雅正當湖面開一大圓窗將冰紗糊好就
如一輪明月中貼一對聯道

閉閣留新月

開窗放野雲

窗外簷端懸一扁題鏡閣二字閣下桃花楊柳丹桂
芙蓉四圍點綴得花花簇簇在窗內流覽湖中景色
明明白白無所不收若湖上遊人畫舫過到鏡閣之
前要向內一望卻簷幙沉沉隱約不能窺矚故遊人
到此往往留有餘不盡之想閣中琴棋書畫無所不
具阮郁見了更覺神飛因讚道西湖已稱名勝不意
姑娘此閣又西湖之仙宮也弟何幸得蒙引入真僥

倖也蘇小小道草草一椽絕無雕飾不過借山水為
色澤耳郎君直謂之仙亦有說乎阮郁道弟之意中
以為如此若主何說則無辭以對蘇小小因笑道對
亦何難無非過於愛妾故并此閣亦蒙青盼耳阮郁
聽了亦笑道弟之心弟不自知姑娘乃代為拈出姑
娘之慧心真八人之肺腑矣二人方問答合機只見
侍兒捧出酒筍來擺在臨湖窻前請二人對飲蘇小
小道不腆之酌用敢獻酬以增主愧望郎鑒而開懷
阮郁來意自以得見為幸今見留入鏡閣又芳樽相
款恣不快心纔飲得數杯早情興勃勃偷看小小幾
眼又四圍流覽一番只見壁上貼着一首題鏡閣的
詩寫得甚是端楷大有風韻落的卻是小小自己的
款因念道

湖山曲裏家家好 鏡閣風情別一窩

夜夜邀留明月照 朝朝消受白雲磨

水痕不動秋容淨 花影斜垂春色拖

但怪眉稍兼眼角 臨之不媚愧如何

阮郁讀完更加驚喜道原來姑娘佳作愈出愈奇然



令人垂涎不已者正妙在眉稍眼角何以反言不媚
得無謙之太過乎請奉一卮因而斟上蘇小小笑道
賤妾謙之太過既受郎君之罰郎君與之太過獨不
該奉敬乎因而也斟上一卮二人正拖拖逗逗歡然
而飲忽賈姨走來笑說道好呀你二人竟不用媒了
阮郁笑道男女同飲雖近私然尙是賓主往來若紅
絲有幸還當借重於斧柯焉敢無禮而輕於犯規以
獲愆尤說罷大家都歡然而笑蘇小小因請賈姨娘
入座又飲了半晌大家微有酒意阮郁便乘醉說道
姨母方纔爭說竟不用媒卻像以媒自居但不知姨
母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賈姨道官人不消過慮縱
然不利天下斷無個破親媒人官人若不信可滿飲
一觴待老身面試試與官人看因篩了一大盃送到
阮郁面前阮郁笑領了道姨母既有此高情莫說一
觴便醉殺了亦所甘心但斧柯前一敬未伸如何敢
勞面試賈姨笑道先試而後伸敬亦未爲晚阮郁道
既是如此相信且領乾所賜看是如何遂拿起酒來
一飲而盡賈姨見了甚是喜歡因對蘇小小笑說道



賢甥女你是個聰慧的人有心作事有眼識人不是個背前面後隨人勾挑引誘便可傾心之人故我做姨娘的有話當面直說大凡男女悅慕最難稱心每有稱心又多阻隔今日阮官人青年白面賢甥女皓齒蛾眉感天作合恰恰相逢況你貪我愛契洽殊深若情到不堪空教分手可謂錦片姻緣失之當面矣今所不敢輕議者憐惜賢甥女瓜期尚未及耳然此一事做姨娘的也替你細細思量過了你今年已交十五去二八之期不遠若待到開年婚好及時千金來逼何容再拒倘不得其人而雲祖雨暴交村蠶之權又不如早一日軟軟溫溫玉惜香憐寧受甘甜之苦矣蘇小小聽了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姨娘怎直言至此想自是個過來人了阮郁此時已在半酣之際又被蘇小小柔情牽擾已癡到不能自主恨不得一時卽諧了花燭今聽見賢甥女爲他關說又見蘇小小聽了喜而不怒似乎有個允從之意不勝快心因篩了一大觴送到賈姨之前道姨母面試文章十分精妙將我晚生心緒已深深引出卽當叩謝一時不

便且借芳樽當花上獻望姨母慨飲賈姨道老身文章未必做得好卻喜阮官人批語批得好自然要中主考之意了蘇小小道上賓垂顧當借西泠山水風流聊勸一觴姨娘奈何只以粉脂求售無乃太俗乎賈姨聽了連點頭道是我不是該罰該罰遂將阮郁送來的酒一氣飲乾道再有談席外事者以此為例蘇小小因叫侍兒推開紗窗請阮郁觀玩湖中風景阮郁看了雖也贊賞卻一心只暗暗的對着小小時時偷窺他的風流調笑引得魂散魄消已有八分酒意了尚不捨得辭去無奈紅日西沉漸作昏黃之狀方勉強起身謝別蘇小小道本當留郎君再盡餘歡但恐北山松柏迷阻歸鞍故不敢強為羈絆倘情有不忘不妨重過阮郁道未得其門尚思晉謁既已登堂便思入室何敢自外明晨定當趨侍說罷再三致意而別正是

美色相看已出神 不留人處自留人

從今饑眼癡魂魄 雲雨巫山著此身

阮郁乃當朝相公之子只貪絕色看得銀錢甚輕到



了次日果備了千金納聘又是百金酌媒此時已問明了賈姨的住處故先到賈家送上媒資求他到蘇家去納聘你道婦人家見了白晃晃銀子有個不眉歡眼笑的畧略假推辭兩句便收了道既承阮官人如此高情舍甥女之事都在老身身上包管錦叢叢香撲撲去被窩中受用便了阮郁道若能到此感謝不盡說罷賈姨遂留阮郁坐下竟教阮家家人捧了聘禮同送到蘇家去因暗暗對蘇小小道千金厚聘也相公之子貴人也翩翩弱冠少年也緩欵多情風流人物也甥女得此破瓜方不辱沒了從前的聲價日後的芳名請自思之不可錯過蘇小小道姨娘既諄諄勸勉料不差遲甥女無知敢不從命賈姨見他允了滿心歡喜遂將聘金替他送入內房便忙忙走回家報知阮郁阮郁聞報喜之不勝遂同賈姨到蘇家來謝允小小便治酒相欵阮郁又叫家人去取了百金來以爲花燭之費賈姨遂專主其事忙叫人選擇一個黃道吉日請了許多親戚隣媪到了吉期張燈結綵備筵設席笙簫鼓樂雜奏於庭好不熱鬧衆

親隣都在外堂飲酒惟蘇阮二人卻在房中對飲合
盃之卮自外筵散後二人飲到半酣之際彼此得意
你看我如花我看你似玉一種美滿之情有如性命
纜入夜阮郁卽告止飲思量枕蓆工夫蘇小小卻羞
羞澁澁借着留飲左一杯右一盃只是延捱阮郁見
小小延捱情態又是一種嬌羞那炎炎慾火愈加按
納不定無可奈何只得低聲告求道夜已深了醉已
極了萬望姐姐垂情容小生到陽臺去少息何如蘇
小小那裡肯聽竟有個坐以待旦之意還虧得賈姨
走進房來嗔怪道蘇小小良夜坐傍藍橋不思量
去飲甘露瓊漿怎蘇小小此酒藥癡癡強進豈不合花
爛笑人因叫侍兒將酒席撤去立逼着他二人解衣
就寢小小到此際亦無可奈何但半推半就任阮郁
擁入羅幃而已

雖曰情願卻未曾經慣痛癢此時難辨直驚得
心頭戰 誰知枕片忽須與作踐到得甜甜留
戀只思量何曾怨 右調霜天曉角

阮郁與小小這一夜雖說千般憐萬般惜然憐惜到

那不得已之時未免笑啼俱有卻喜得苦處少樂處多十分恩愛皆從此種出來到了次日晌午二人方纔起來梳洗賈姨早進房來賀喜阮郁又再三向賈姨謝媒自此之後兩人的恩愛如膠似漆頃刻不離每日不是在畫舫中飛觴流覽那湖心與柳岸的風光就是自乘着油壁香車阮郎騎着青驄駿馬同去觀望南北兩高峰之勝槩真個得成比目不羨鴛鴦已經三月正在綢繆之際不意阮郁的父親在朝有急變之事遣人立逼他回去二人那裏捨得徒哭了數日無計可留只好叮嚀後約匆匆而去正是

陌路相逢信有緣

誰知緣盡促歸鞭

勸君莫怪人間事

去去來來總是天

阮郁既去之後小小一時情意難忘便杜門不出爭奈他的芳名一向原有人羨慕的今又經了相公之子千金爲聘這一番舉動愈覺轟動人耳目早有許多富貴子弟探知消息都紛紛到西泠蘇家來求復帳奈小小一概謝絕只說到親眷家養病去了卻又無聊只得乘了油壁車兒兩山遊玩以遣悶懷有幾

個精細少年見他出遊知他無病打聽得阮公子這
段姻緣是賈姨撮合的便暗暗備禮來求賈姨爲媒
賈姨卻又在行有竅凡來求他的子弟必須人物俊
雅可中得小小之意又要揮灑不吝有些油水滋培
的方纔應承許可若有些須不合便冷冷辭去但辭
去的固多應承的卻也不少從此西泠的車馬朝夕
填門若說往來不斷便當迎送爲勞卻喜得蘇小小
性情語默比當道的條約還嚴他若倦時誰敢強交
一語到他喜處人方踴躍追陪睡到日中鳥蹄何曾
驚夢閒行月下花影如許隨身從沒入突然譏笑率
爾狂呼以增其不悅故應酬盃肆交接儀文人自勞
而他自逸卻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忽流一盼風流
蘊藉早已令人魂消只感其多情決不嫌其簡慢故
聲價日高交知日廣而蘇小小但知有接洽之歡而
不知有拂逆之苦以一錢塘妓女春花秋月消受無
窮白面烏紗交接殆盡或愛其風流或憐其嬌小或
慕其多才或喜其調笑無不人人贊羨處處稱揚他
卻性好山水從無暇日若偷得一刻清閑便乘着油

壁車兒去尋那山水幽奇人跡不到之處獨自縱情憑吊忽一日遊到石屋山中烟霞岩畔此時正是暮秋天氣白雲低壓紅葉滿山甚覺可愛小小遂停了車兒細細賞玩賞玩不多時忽見對面冷寺前有一壯年書生落落莫莫在那裏閑踱忽看見了佳人停車便有個要上前相問的意思走不上三四步忽又退立不前蘇小小見了知他進退趨趨者定爲寒素之故因下了車兒輕蹙金蓮迎將上去道妾乃錢塘蘇小小也品雖微賤頗識英雄先生爲何見而卻步那先生聽了不勝驚喜道果是蘇芳卿耶聞名久矣第恨識面無由今幸相逢卽欲仰邀一顧又恐芳卿日接富貴看寒儒未必入眼故進而復退不期芳卿轉下車就語可謂識面又勝似聞名矣蘇小小道妾之虛名不過墮於脂粉至於梁夫人之慧心紅拂女之俏眼惟有自知絕無人道及今睹先生山斗之儀必大魁天下欲借先生之功名爲妾一駘那書生道我學生旣無李藥師之奇才又無韓良臣之勇敢蕭然一身飢寒尙且不能自主功名二字卻從何說起



芳卿莫非失眠小小道當此南北分疆時上求賢久矣功名雖有卻在帝闕王都要人去取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功名豈能自至還須努力無負天地生才那書生聽見說得透暢不覺傷心大慟道蒼天蒼天你既覆庇羣生何獨不覆庇到我鮑仁反不如錢塘一女娘見憐之親切也小小道先生莫怪妾直言據妾看來非天不培只怕還是先生栽之不力耳鮑生聽了因跌跌脚道芳卿責我未嘗不是不知帝闕王都動足千里行李也無半肩枵腹空囊縱力追夸父也不能前往蘇小小道先生若無齊治均平的大本領我蘇小小風月行藏便難効力若是這些客途資斧不過百金之事賤妾尙可爲情鮑生聽了又驚喜道芳卿何交淺而言深一至於此蘇小小道一盼而肝膽盡傾交原不淺百金小事何足爲深先生不要認錯了鮑生道漂母一飯能值幾何而千秋同感施得其人耳何況百金但恐我鮑仁不肖有負芳卿之知我卻將奈何蘇小小道聽先生自道尊名定是鮑先生了若不以妓跡爲嫌敢屈到寒門聊申一敬鮑

仁道芳卿仙子也所居自是仙宮豈貧士所敢輕造
然既蒙寵招自當趨承敢請香車先發容步後塵蘇
小小既上車兒又說道相逢陌路萬勿以陌路而爽
言鮑仁答道知己一言焉敢自棄說罷便前後而行
不期蘇小小香車纔到已早有許多貴介與富家子
弟或攜樽在他家坐待或治席於湖舫遣人來請紛
紛擾擾一見他到了便你請我邀喧傳不已蘇小小
俱一概回他道我今日自作主人請一貴客已將到
了沒有工夫可拜上列位相公爺們明日領教罷衆
人那裏肯聽只是請求不去蘇小小便不理他竟入
內叫人備酒伺候不一時鮑仁到了見門前擁擁擠
擠的僕隸皆華麗異常卻自穿着縕袍草履到了門
前怎好突入誰知小小早遣了隨車認得的童子在
門前等候一見到了便趕開衆人直請他到鏡閣中
去小小早迎着說道鮑先生來了山徑崎嶇煩勞步
履殊覺不安鮑仁道珠玉之堂寒儒踞坐甚不相宜
小小道過眼烟花焉敢皮相英雄鮑仁道千秋義俠
誰知反在閨幃二人正說不了侍兒早送上酒來對

飲飲不多時外面邀請的又紛紛催迫小小雖毫不
在意鮑仁聽了只覺不安因辭謝道芳卿之情已領
至透骨入髓矣至於芳樽眷戀卽通宵達旦亦不爲
長但恨此時此際肩低氣短不能暢此襟懷徒費芳
卿之婉轉而觸蜂蝶之憎嫌到不如領惠而行直截
痛快留此有餘不盡以待異日何如小小道妾旣邀
鮑先生到此本當掃榻親薦枕衾又恐怕流入狎邪
之私而非慷慨相贈之初心況先生堂堂國士志不
在於兒女旣要行安敢復留遂於座後取出兩封白
物送鮑仁道百金聊壯行色靜聽好消息耳鮑仁收
了近前一揖道芳卿之情深於潭水非片言所能申
謝惟銘之五內而已說罷竟行小小親送至門而別
正是

遊人五陵去 寶劍值千金

分手脫相贈 平生一片心

鮑仁旣去且按下不題卻說蘇小小送了鮑仁方纔
次第來料理衆人衆人等得不耐煩背地裏多有怨
言及見小小走到面前不消三言兩語只一舉一笑

而滿座又早歡然故縱情談笑到處皆著芳香任性
去來無不傳爲艷異最可喜是王侯之貴若憐他嬌
惜他美便待之不啻上賓尤妙的是歡好之情若稍
不濃畧不密便去之有如過客苦莫苦於人家姬妾
言非不工貌非不美淪於下賤安得自由怨莫怨於
遠別妻孥望之不來嫁又不可獨擁孤衾淒涼無限
怎得小小羅綺遍身滿頭珠翠鱸厭不甘蠶嫌不暖
無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故小小自十五歲至二十
這四五年楚館秦樓之福俱已享盡四方之文人墨
士與仕宦名流無不遍交此時賈姨奔走殷勤纏頭
浸潤也成了了一個家業了每每稱羨小小道甥女別
具性情前論及爲妓之事雖一時戲言做姨娘的還
不以爲然到了今日方知甥女有此拿雲捉月之才
能有此遊戲花柳之樂眞青樓之傑出者也蘇小小
聽了也只付之一笑忽一日有上江觀察使孟浪自
恃年少多才聞得蘇小小之名只以爲是虛傳不信
紅裙中果有此人偶因有事西吳道過錢塘胸中原
有一個蘇小小橫在心頭思量見他一面便借遊湖

之名叫了大樓船一隻作公館備下酒席邀了賓客
遂着人去喚蘇小小來佐酒自恃當道官妓女聞呼
必然立至不期差人去時蘇家一個老嫗回道姑娘
昨日被田翰苑家再三請去西溪看梅只怕明日方
得回家你是那位相公家若要請我姑娘喫酒可留
下帖子待他回來看了好來赴席差人道誰有帖子
請他是孟觀察相公叫他佐酒老嫗道我家姑娘從
來不曉得做甚麼酒既要做酒何不到酒肆中去叫
一個差人因蘇小小不在沒法了只得將所說的話
一一回復孟浪孟浪沉吟半晌因想道他既是個名
妓那有此時還閒着的如果不在家想是實情又命
差人道既是明日來家明日卻是准要叫來伺候差
人領命到了次日黑早便去連蘇家的門還未開只
得且走了回來及再去時蘇家老嫗回道方纔有信
說是今日要回只是此時如何得能便到極早也得
午後差人午後再去還說不會回家差人只怕誤事
便坐在門前呆等直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見來黃昏
也不見影只得等到夜靜更深方看見兩三對燈籠

七八個管家簇擁着一駕香車兒沿湖而來到了門前下車時差人忙忙要上前呼喚只見蘇小小已酣酣大醉兩三個侍兒一齊攙扶了進去衆家人只打聽明白說蘇姑娘已睡下了方敢各各散去差人見他如此大醉行徑怎可一時囉唆只得又回去細細的稟知官府孟浪道果是醉了麼差人道小人親眼看見的三個了頭攙扶他不動實實醉了孟浪道既是真醉再恕他一次若明日再左推右托便饒他不過及到了第三日差人再去時侍兒回道宿醒未醒尙睡着不曾起身誰敢去驚動他差人道你快去說聲這孟爺乃上江觀察使官大着哩叫了二日若再不去他性子又急只怕還惹出事來侍兒笑說道有舍子事和尚道士去遲了不過罰兩盃酒罷休了差人聽得不耐煩起來便走回船中稟道小人去傳喚那娼妓只睡着不肯起來全不把相公放在眼裡孟浪聽了勃然大怒道一個娼妓怎這等放肆須拿他來羞辱一場方快又想道自去拿他他認我是客官定還不怕必須托府縣立刻拿來方曉得利害節差



人到府縣去說府縣得知俱暗暗喫驚道此人要津
權貴況且性情暴戾稍有拂逆定要費氣叫人悄悄
報知蘇小小叫他速速去求顯宦發書解釋然後書
衣蓬首自去請罪庶可免禍若少遲延便不能用情
侍兒俱細細與小小說知小小聽了還只高臥不理
倒是賈姨聞知着急忙忙走到床前說道這姓孟的
人人都說他十分憊憊你不要看做等閒我們門戶
人家要擡起來固不難要作踐却也容易你須急急
起來打點不可被他凌辱一場把芳名損了蘇小小
道姨娘不消着急他這兩二日請我不去故這等裝
腔作勢我無過勉強去走走便罷了何必打點賈姨
道不是這等說據府縣說來連官府也懼他三分又
來吩咐叫你求幾位顯宦的書去說個人情你方可
去請罪若不是這等便定然惹出禍來蘇小小被賈
姨只管瑣碎只得笑笑走起身來道花酒中的一時
喜怒有甚麼大禍甥女因力倦貪眠姨娘怎這樣膽
小只管催促因穿了衣服慢慢的走到鏡臺前去裝
飾賈姨道你此去是請罪不要認做請酒只須搭上

一個包頭穿上一件舊青襖就是了何消裝束小小
又笑道裝束乃恭敬之儀恭敬而請有罪自消如何
到要蓬首垢面青衣輕薄起來遂不聽賈姨之言竟
梳雲掠月裝飾得如畫如描畧吃些早膳就乘了車
兒竟到湖船上來叫人傳稟此時孟觀察正邀了許
多賓客賞梅喫酒忽聽見說蘇小小來了心上雖然
暗喜但既發作一番那裏便好默默必須啾噶他幾
句然後收科因問道他還是自來還是府縣拿來的
左右稟道自來的孟觀察道既是自來且姑容他進
見一面吩咐一面據了高坐以便作威福不片時人
還未到面前而鼻孔中早隱隱聞麝蘭之味將他暴
戾之氣已消了一半及到面前雖然是淡粧素服卻
一身的嫵娜滿面的容光應接不暇突然望見一個
仙子臨凡這孟觀察雖說性暴然正在壯年好色之
心頗盛見了這般美麗恨不得吞他入口只礙着觀
瞻不雅苦苦按納住小小也不慌不忙走到面前也
不屈膝但深深一拜道賤妾蘇小小願相公萬福孟
觀察此時心已軟了說不出硬話來但問道我喚了

你三日怎麼抗拒不來可知罪麼小小道若說居官大法賤妾與相公睽隔天淵如何敢抗至於名公巨卿行春遣興賤妾來遲去慢這些風花雪月之罪妾處烟花不能自主故年年月月日日皆所不免賤妾雖萬死亦不能盡償蓋不獨爲相公一人而然也還望寬恩垂諒觀察道這也罷了但你今日之來還是求生還是求死小小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悉在乎相公欲中賤妾安能自定觀察聽了不禁大笑起來道風流聰慧果然名下無虛但此皆口舌之辯才卻非實學你若再能賦詩可觀我不獨不加罪且當優禮小小便請題觀察因指着瓶內梅花道今日賞梅就以此爲題小小聽了也不思索信口長吟道

梅花雖傲骨

怎敢敵春寒

若得分紅白

還須青眼看

孟觀察聽了知詩意皆包含着眼前之事又不抗又不卑直喜得眉歡眼笑遂走下坐來親手搵定小小道原來芳卿果是女中才子本司誤認失敬多矣因邀之入坐小小道賤妾何才止不過情詞曲折偶會

相公之意耳觀察道情詞會意正才人之所難遂攜
了小小並坐在上面歡然而飲飲酒之間小小左顧
右盼談諧談笑引得滿坐盡傾觀察此時見他儂儂
倚倚不覺神飛意蕩欲要留小小在船中又恐官箴
不便直喫得酩酊大醉然後羞人明燈亮火送小小
回家卻與小小暗約下到夜靜時悄悄乘小船到鏡
閣下相就如此者一連二夜大快其心贈了小小千
金方纔別去正是

一怒雙眸裂

回嗔滿面春

非關情性改

只爲色迷人

孟觀察去後賈姨因問道這觀察接甥女不去特着
府縣來拿何等威嚴自你去請罪我還替你耽着一
把干係爲何見了你只幾句言語說得他大笑起來
這是何緣故小小道姨娘有所不知但他先要見甥
女後因不得見而惱怒者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願
得一見者也至於苦不得見則惱但此惱非他本心
皆因不得見而生故甥女裝飾得可人先安慰定他
的欣慕之心則後來之惱怒不待言而自消矣若青

衣蓬首被他看得不才不貌無可欣慕不更益其惱
怒乎我拿定他是個色厲而內荏之人故敢直見之
而不畏賈姨聽了不勝歡喜道我也做過了半生妓
女進門訣枕席上的訣啟發人錢鈔的訣死留不放
的訣到也頗通從不知妓女中還有這許多竅脈怪
不得甥女享此大名原來還有這個秘訣蘇小小笑
道有何秘訣大都人情如此耳自有孟觀察這番舉
動遠近傳聞蘇小小不獨美貌兼有應變之才聲名
一發重了然蘇小小卻暗暗自思道我做了數年妓
女富貴繁華無不盡享風流滋味無不遍嘗從不曾
受人一毫輕賤亦可謂僥天之幸了須乘此車馬未
稀早尋個桃源歸去斷不可流落爐頭償王孫之債
主意定了遂恹恹托病淡淡辭人或戒飲於繡佛之
前或遁跡於神龍之尾蜂蝶原忙而花枝業不知處
樓臺自在而歌舞悄不聞聲此雖人事看明巧於迴
避誰知天心有在樂於成全忽一日小小偶同了一
個知己朋友看荷花回來受了些暑熱之氣到夜來
又貪涼坐在露臺此時是七月半後已交秋風冷不



期坐久又冒了些風寒染成一病臥床不起醫生來看都說是兩感多凶少吉誰知小小父母久無親戚雖有却也久踈惟有賈姨娘往來親密見小小病體十分沉重甚是着急因含着眼淚說道你點點年紀享了這等大名正好嘲風弄月的快活受用奈何天之不仁降此重疾小小道姨娘不要錯怪了天此非天之不仁正是天仁而周全我處你想甥女一個女子朝夕與鴻儒巨卿談諧談笑得此大名者不過恃此少年之顏色耳須知顏色妙在青春一過了青春便漸漸要衰敗爲人厭棄人一厭棄則并從前之芳名掃地矣若說此時眉尙可畫髻尙堪撩我想縱青黛有靈亦不過再五年十年止矣而五年十年無非轉眼何如乘此香溫溫甜密密垂涎刮目之時借風露天寒萎芳香於一日假巫山雲夢謝塵世於片時使灼灼紅顏不至出白頭之醜纍纍黃土尙動人青髻之思失者片時得者千古豈不大爲得計乎姨娘當爲甥女歡喜不當爲甥女悲傷賈姨道說便是這等說算便是這等算但人身難得就是饑寒迫切還

要苟延性命何況你錦繡叢中之人一旦棄捐怎生割捨你還須保重小小似聽不聽畧不再言賈姨過了一日見他沉重又因問道你交廣情多不知可有甚未了要倩人致意否就是後事從豐從儉亦望說知小小聽了勉強道交乃浮雲也情猶流水也隨有隨無忽生忽滅有何不了致意於人至於蓋棺以後我已物化形消於豐儉何有悉聽人情可也但生於西泠死於西泠埋骨於西泠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辭說罷竟奄然而逝賈姨痛哭了一場此時衣衾棺槨已預備端整遂收殮了停於中堂賈姨見小小

積下許多銀錢欲要在他面上多用些又恐妓家無靠惹人是非故退退縮縮不敢舉行忽一日三四個青衣差人飛馬來問道蘇姑娘在家麼若在家可少留半日若出門可速速請回我們滑州刺史鮑相公立刻就要來面拜賈姨聽見不禁哭了出來道蘇姑娘在是在家只可恨死了不能接待若是這鮑相公要追歡買俏就煩尊駕稟聲不消來了差人聽說都喫驚道聞說蘇姑娘只好二十餘歲爲何就死了果



是真麼賈姨道現停柩在堂如何假得差人沒法只得飛馬去了不多時早望見那鮑刺史換了白衣白冠轎也不乘直走馬而來到了西泠橋邊便跳下馬來步行到門竟嗚嗚咽咽的哭了進來及到柩前不禁撫棺大慟道蘇芳卿你是個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奇女子既知我鮑仁是個英雄慨然贈我百金去求功名怎麼就不待我鮑仁功名成就來謝知己竟辭世而去耶芳卿既去恰教我鮑仁這一腔知己之感向誰去說豈不痛哉哭罷思量了半晌忽又大罵起來道這一段知己之感還說是我鮑仁的私情就以公論天既生芳卿這般如花之貌咏雪之才縱才貌太美犯了陰陽之忌也須念生才之難略略寬假其年奈何花纔吐蕊月尚垂鈎竟一旦奪之耶蒼天耶何不仁之至此耶直哭得聲息都無賈姨此時已問明侍兒知是小小贈金之人因在旁勸解道相公貴人不要爲亡甥女小事痛傷了貴體鮑刺史道媽媽你不知道人之相知貴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貧賤時能知我心慨然相贈我堂堂男子既富且



賈反因來遲不能少申一報非負心而何日後冥中相見豈不愧死賈姨道相公既有此不忘之情要報亡甥女也還容易鮑刺史道他已玉碎香消怎能相報賈姨道亡甥女繁華了一生今寂寂孤魂停棺於此尙不知葬於何所殊屬傷心相公若能擇西泠三尺土爲亡甥女埋骨使其繁華於始而又能繁華於終則亡甥女九原有知定當感激高厚鮑刺史聽了方纔大喜道媽媽此言甚是有理遂請堪輿擇了一塊吉地在湖口西泠橋側又叫匠人興工動土造成一座墳墓又自出名發帖邀請閭郡鄉紳士大夫都來爲蘇小小開喪出殯衆人見鮑刺史有此義舉誰敢不來一時的祭禮盈庭到那下葬之日來道而觀者人山人海鮑刺史仍白衣白冠親送蘇小小之柩葬於西泠墳墓之內立一石碑上題曰錢塘蘇小小之墓又爲他置下祭田爲賈姨守墓之費臨行復又哭奠一場然後辭去小小之墓至今獨存小小之名至今尙在其貌其才皆因其有識而至今不朽也過其墓者無不流連感歎相傳有七言古詩一首道

世人腹空眼亦空
冰炭橫據胸之中
翻手覆手
幻雲雨何況未遇識英雄
君不見錢塘名妓蘇
小小獨具慧眼從來少
至今古墓在西泠湖光
山色相圍繞

西湖拾遺卷十九

錢塘梅溪氏搜輯

馮元元悲心抑鬱

墨水源在閣閣

同此佳山水

悲歡遇各殊

怡情增眷戀

失意助嗟吁

波共幽懷冷

燈隨瘦影孤

有心人不忍

走筆慰名姝

心與境逆情隨地
遷感慨流連歛歛
欲絕缺陷之事
自古有之西湖乃
行樂地花索笑鳥
尋歡春去秋來